联合国 ESCAP/81/1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4 February 202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八十一届会议
2025 年 4 月 21 日至 25 日，曼谷
临时议程* 项目 5 (g)
审查亚洲及太平洋《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情况以及与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各下属机构相关的议题：宏观经济政策、减贫和发展筹资

亚太区域的宏观经济前景、挑战和政策问题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亚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在 2025 年和 2026 年大体保持稳定。由于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下降，通货膨胀率降低，预计将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并为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打开空间。借贷成本降低，又可使一些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支持家庭消费和资本投资。为了提振长期经济前景并确保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各国需要专注于提高生产率。

在制定长期经济战略以促进结构转型，实现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发展的同时，决策者不能忽视近期宏观经济前景的不利因素。由于额外的限制措施和持续的技术分裂，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可能会中断区域价值链，对本区域的出口和短期经济前景带来风险。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然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可能会破坏航运路线并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对于亚洲及太平洋的许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支持弱势群体所需的财政资源仍然有限，公共债务压力仍然很大。此外，近几十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所放缓，这对维持经济前景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本文件中，秘书处讨论了最近的经济运行情况，重点介绍了近期经济前景以及亚洲及太平洋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它还强调了提高整个经济生产率的重要性，这是持续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ESCAP/81/1。

请回收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不妨注意到本文件所载的成果，并就秘书处即将开展的分析工作以及今后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规划筹备工作向秘书处提供反馈和指导。

一. 导言

1. 2024 年，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亚太经济体依然充满活力，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60%。本区域许多国家尽管近年来面临一系列不利冲击，但仍表现出显著的经济韧性。一些经济体还在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技术、设备和产品方面领先世界。然而，与 2023 年相比，2024 年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持续低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之前的速度。商品出口实现复苏，而消费支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两者共同支撑了产出的增长。尽管部分国家通胀持续高企，但随着全球商品价格下跌及货币贬值压力减轻，2024 年区域平均通货膨胀率稳步下降。近年来，经过一系列冲击，特别是 COVID-19 大流行和生活成本危机，由于就业复苏不均衡、许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下降以及社会保护不足，贫困持续存在，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加上全球经济日益不确定和分散，若干亚太国家主权债务风险高企，正在削弱本区域加快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能力，从而影响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2. 在此背景下，本文件概述了亚太发展中经济体近期的社会经济动态，涵盖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贫困、不平等、以及财政和公共债务状况等议题。文件还审查了本区域的近期经济前景和下行风险。

3. 本文件讨论了本区域中期经济增长和发展面临的若干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趋同速度放缓，向高附加值经济部门多样化的难度加大，以及在追求经济稳定和增长等传统宏观经济目标与促进绿色经济转型之间的政策两难。本文件提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政策行动建议，即优先考虑提高生产率和部门升级，拥抱区域绿色价值链，以及促进包容性区域合作。

二. 最近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A. 经济增长

4. 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从 2023 年的 5.1% 和 2015-2019 年大流行前时期的 5.5% 放缓至 2024 年的 4.7%。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本区域经济依然充满活力，2024 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 60%。

5. 整体经济扩张主要是靠强劲的商品出口推动的。出口量在 2023 年萎缩 0.9%后，2024 年增长 3.4%。[1] 对美利坚合众国和亚太区域各国(除中国外)的出口支撑了这一转变。2024 年，区域内贸易(除中国外)占本区域贸易总额的 54.5%，而与中国、欧洲联盟和美国的贸易份额分别为 15.3%、11.9% 和 10.5%。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2024/2025 年亚太贸易和投资趋势：货物贸易和商业服务贸易”(2024 年，曼谷)。

6. 电子和人工智能相关半导体的需求显著增长，尽管这只直接惠及中国、马来西亚、大韩民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几个主要地区参与者。服务出口也表现强劲，许多国家的游客人数接近或超过大流行前的水平，包括库克群岛、斐济、萨摩亚和所罗门群岛等旅游业规模较大的太平洋岛屿。同样，汇款流入增长从2023 年的 1.4% 增至 2024 年的 7.1%，其中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拥有大量散居国外者社区的国家的增长率要高得多。尽管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低于出口，但也支持了本区域 2024 年的经济增长，上半年表现强劲，但下半年略显疲态。

7. 产出增长总体放缓，主要是由于本区域较大经济体增长放缓。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略有放缓，从 2023 年的 5.2% 降至 2024 年的 5.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尽管印度的经济增长在 2024 年保持强劲，达到 7.1%，但与 2023 年的 8.2% 相比有所下降，原因是私人消费和资本投资总额增长放缓。

8. 2024 年，亚太各次区域的经济表现差异很大。在东亚和东北亚，尽管家庭消费和投资疲软，但由于高技术产品出口强劲，大韩民国的产出增长加快。在蒙古，强大的采矿部门助推了经济增长。相比之下，由于通胀率相对较高而且汽车行业疲软，日本经济放缓。在南亚和西南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经济在 2023 年收缩后，于 2024 年恢复扩张，而不丹、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的旅游人数增加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支撑了产出增长。相比之下，孟加拉国和土耳其的经济在高通胀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出现减速。在北亚和中亚，虽然俄罗斯联邦经济在 2024 年增长相当强劲，增长 4.0%，原因是资源出口以及政府在建设和社会支付方面的支出，但在接近年底时，由于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出现了放缓的迹象。在强劲的国内需求、稳健的商品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支撑下，2024 年东南亚各经济体的产出增长更为强劲。在太平洋次区域，旅游业和资源部门持续复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扩大了季节性工人计划，提供了汇款收入，因此经济增长有所加快。

9. 与 2023 年一样，2024 年，亚太特需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4.5%、4.3% 和 3.6%，均低于 4.7% 的区域平均水平。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也未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8.1 中规定的 7%。有几个因素拖累了这几组国家的经济业绩。例如，出口商品的内陆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对石油和其他主要初级商品的需求减少的问题，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继续面临着债务负担沉重、资本投资水平低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问题。

B. 通货膨胀

10. 亚太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总体通胀率由 2023 年的 5.2% 及 2022 年的 7.6% 降至 2024 年的 4.8%。然而，2024 年的通胀率仍高于 2015-2019 年疫情前期间 3.4% 的平均水平。本区域一半以上国家的最新月度通货膨胀率低于官方具体目标或在具体目标范围内。由于本区域许多地方的通货膨胀最近是由供应方面的因素推动[2]，全球商品价格下跌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国际粮食价格指数目前比

[2] Andrew Tsang，Catharine Kho 和 Megan Chong，“东盟＋3 核心通货膨胀的变化动态”，分析注释，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2024 年 2 月 28 日。

2022年低约20%，当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因乌克兰战争和相关国际制裁而飙升，而 2024 年油价下跌 2.3%。本区域以前采取的紧缩货币政策立场也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作用。

11. 该区域若干经济体的货币升值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在 2022 年初开始的一段时间的紧缩货币政策后，欧洲中央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分别于 2024 年 6 月和 9 月开始降低政策利率。受此影响，发达市场与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利差缩小，2024 年流入本区域的资本净流入转为正值。这有助于减轻本区域在过去几年中面临的货币贬值压力，并降低进口货物和服务的价格。

12. 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放宽货币政策及国内需求减弱，区域内多家中央银行于 2024 年下半年开始减息。从 7 月开始，中国、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和泰国的中央银行几年来首次下调政策利率。

13. 尽管通胀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部分亚太国家继续面临高通胀。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2023 年通货膨胀率为 32%，2024 年为 23%，部分原因是外汇储备有限和外债还本付息额高，导致货币贬值。基普在 2024 年贬值近 14%。为应对高通胀，政府推动以折扣价出售普通生活用品，并储备大米。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由于国际制裁对国际收支和当地货币造成了压力，2020-2024 年期间，年通货膨胀率在 30% 至 45% 之间。伊朗政府一直在为燃料和基本食品提供补贴，以减轻高通货膨胀的影响。

14. 尽管商品及服务价格于近几个月的升幅放缓，但自 2022 年年初全球商品价格飙升以来，生活成本仍然高企。对于亚太区域发展中经济体而言，2024 年的整体价格较 2021 年高出 19%。在最不发达国家，价格上涨幅度几乎为 34%。即使在通胀环境较易控制的国家，必需品价格的暂时上涨也会对人民的福祉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在营养不良现象普遍的印度，2024 年 6 月的一场热浪导致蔬菜价格飙升近 30%。同一天气事件也推高了孟加拉国的食品价格和整体通胀。

C. 就业、贫穷和不平等

15. 近年来，就业市场总体状况大体稳定，这掩盖了各部门就业表现的差异。本区域的就业增长从 2023 年的 1.9% 略微放缓至 2024 年的 1.2%，而失业率与 2023 年持平，为 4.2%。然而，这意味着近 8 800 万人仍然失业。总体而言，目前的失业率仍比疫情前高出 0.6 个百分点。各部门就业复苏不均衡也可能扩大国内收入不平等。截至 2024 年年中，制造业以及住宿和食品服务部门(这些部分雇用了大量低技术工人)就业人数仅分别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0.5% 和 1.0%。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这一数字要高得多，为 18.6%。

16. 本区域若干经济体的青年人面临就业挑战。作为职业市场的新参与人，青年人一般更容易遭受经济衰退和结构性冲击的影响。在整个区域，2024 年青年失业率为 13.7%，即近 3 600 万青年人。在中国，经济放缓、疫情影响挥之不去及技能不匹配等因素推高了青年失业率，于 2024 年 8 月达到 18.8% 的峰值，其后于 12 月回落至 15.7%。在泰国，68% 的非在职、非在校、非在培的年轻人最

近报告称，他们缺乏发展技能或找工作的动力。[3] 在南亚和西南亚(除土耳其外)，青年失业率在 2024 年仍然居高不下，达到 26.5%，尽管这一数字比 2020 年 31.6% 的峰值有所下降。除其他目标外，这些情况阻碍了各国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8.5 和 8.6 的能力，这两个具体目标旨在实现包括青年在内的所有人就业，并降低非在职、非在校、非在培青年的比例。

17. 鉴于通胀呈下降趋势，2024 年本区域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水平增长了 2.9%，而 2023 年和 2022 年分别为 1.6% 和 1.4%。[4] 在一些国家，这一增长也受到工资上涨的推动。例如，斐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宣布 2024 年提高月最低工资水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定于 2025 年初提高最低工资。然而，现有数据表明，在一些国家，工资水平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例如，尼泊尔的平均实际工资在 2021-2023 年期间增长了 4.6%，而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为 7.1%。2023 年，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通胀率也超过了净收入增长率。

18. 尽管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太经济充满活力，但本区域持续存在贫困。这里有约 5 亿人生活在多维贫困之中，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卫生保健，教育和基本公共服务。[5] 在南亚和西南亚，约有 10.2% 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货币贫困中，这一贫困的定义是生活在国际贫困线即每天 2.15 美元以下。[6]

19. 近年来，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受到了不利冲击，特别是 COVID-19 大流行和高通胀的影响。2022 年，本区域又有 4 2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7] 在国家一级，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024 年中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高通胀，63% 的低收入家庭需要减少食品消费，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已削减教育或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8] 在菲律宾，尽管贫困率从 2021 年的 18.1% 下降到 2023 年的 15.5%，但 2023 年异常高的通胀率让更多人无法摆脱贫困。[9] 与此同时，气候引发的冲击，例如中国于 2024 年年中的极端降雨及台风摩羯于 2024 年 9 月对多个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也对农业用地和产量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受灾家庭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

---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朱拉隆功大学社会研究所人口研究学院、朱拉隆功大学调研中心，《关于泰国非在职、非在校、非在培青年的深入研究》(儿基会，2023 年，曼谷)。

[4] 国际劳工组织，《2024-2025 年全球工资报告：全球工资不平等正在减少吗？》(2024 年，日内瓦)。

[5] 《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展望：保护我们的未来始于今日——亚洲及太平洋的社会保障》(联合国出版物，2024 年)。

[6] 亚太经社会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1：消除贫困”(2024 年)。可查阅 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d8files/event-documents/SDG%201%20Goal%20Profile%20FINAL_040424_0.pdf。

[7] 《2024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促进为各国政府提供负担得起的更长期融资》(联合国出版物，2024)。

[8] 世界银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家庭福利监测”，2024 年 9 月 3 日。

[9] Philippines, National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PH makes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poverty reduction, single-digit poverty rate achievable by 2028 - NEDA”,22 July 2024.

20. 社会经济不平等也在加剧。在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超过一半的亚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从性别差距看，本区域劳动年龄女性参与劳动力的比例不足一半，劳动力参与率的区域性别差距仍然很高，2024 年将达到 30 个百分点。[10] 本区域持续贫困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保障制度不充分造成的，只有 36% 的弱势群体享有任何形式的收入保障。为了支持穷人和弱势群体，本区域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例如，菲律宾政府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失去工作的人推出了一项生计方案，斯里兰卡政府向约 200 万低收入家庭提供了财政转移，泰国政府向符合条件的个人提供了约 290 美元的现金转移。

D. 财政和公共债务状况

21. 在亚太区域发展中经济体中，2024 年平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估计稳定在 3.2%，低于 2020 年 5.8% 的峰值，但仍高于 2015-2019 年疫情前 2.1% 的平均水平。近年来财政赤字增加的部分原因是：需要公共开支来保护人民的福祉，使其免受高昂生活费用的影响；对基础设施发展的公共投资；经济增长放缓，削弱了政府的税收；由于公共债务和利率水平上升，主权债务偿债负担加重。

22. 2024 年公债与国内总产值比也稳定在 53.8%，但仍比 2015-2019 年大流行疫情前的平均水平高出 13 个百分点。尽管和公债与国内总产值比相比，确保借入资金的生产性使用和健全的债务管理对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更为重要，但债务水平的上升确实对本区域一些经济状况脆弱的国家造成了压力。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显示，在 21 个亚太国家中有一个被认为处于债务困扰[11] ，10 个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债务困扰风险，其中许多是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12] 更令人担忧的是，2023 年公共债务的平均付息占公共收入的比例比 2015-2019 年大流行疫情前的水平增加了 3.6 个百分点。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2023 年此类付息分别占公共收入的 60% 和 78% 左右。

23. 在公共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本区域各国已采取措施恢复财政空间。许多这类举措旨在提高公共开支的效率。例如，马来西亚政府从一揽子补贴转向有针对性的燃料和社会支助补贴。马尔代夫削减了燃料和电力补贴，并推出了针对弱势家庭的直接收入转移。其他举措旨在通过侧重于卫生保健、社会公平或环境可持续性的措施创造财政资源。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娱乐相关部门和电子烟征收更高的税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提高了车辆和游戏设备的消费税税率；新加坡政府提高了碳税；俄罗斯联邦政府实行了新的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此外，本区域若干国家政府提高了税率，其中包括斐济和斯

[10] ESCAP/APPC(7)/INF/3。

[1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2] 阿富汗、基里巴斯、马尔代夫、马绍尔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塔吉克斯坦、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里兰卡将增值税从 15% 提高到 18%，而越南将适用于 122 家跨国公司的公司税率从 5% 提高到 15%。

24. 正在进行的财政紧缩可能会对弱势民众产生尤为严重的影响。在财政风险加剧，且旨在增加各国政府筹资的规模、期限并提高其可负担性的多边举措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税以及将财政资源从基本公用事业领域转移出去的方式进一步收紧财政，将会加剧社会经济差距。例如，缩减社会保护方案尤其会对儿童、妇女和残疾人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人群的覆盖率已经很低，福利水平也不够高。

三. 宏观经济近期前景

25. 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在近期略有放缓，从 2024 年的估计 4.7% 降至 2025 年的 4.4% 和 2026 年的 4.3%。虽然一些国家的商品出口仍将受益于全球对电子和半导体的强劲需求，但总体外部需求可能会受到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动相对疲软的制约。美国的产出增长预计将从 2023-2024 年期间的 2.8%-2.9% 下降到 2025-2026 年期间的 1.9%-2.1%。[13] 在欧洲联盟，预计经济将温和反弹，2025-2026 年期间的产出增长率估计为 1.3% 至 1.5%。在这方面，预计各个国家的国内需求将在今后几年推动本区域的经济增长。稳定的就业条件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提振消费者需求，这将支持企业投资，但与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相关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可能会阻碍企业投资的扩张。在财政状况更加紧张的情况下，必要时提供财政支持的空间也缩小了。

26. 亚太各次区域的近期经济前景各不相同。在东亚和东北亚，中国经济占整个亚太区域经济产出的 46%，预计在应对若干近期经济挑战时仍将面临压力。该国的经济增长预计将从 2024 年的 5.0% 放缓至 2025 年的 4.5% 和 2026 年的 4.3%。在东南亚，制造业价值链的持续多样化、全球对高科技产品的强劲需求以及国内消费的强劲增长可能有助于经济的稳定扩张。在南亚和西南亚，由于家庭消费和资本投资增长减速，预计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虽然这将导致该次区域的总体放缓，但不丹、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产出增长预计将在 2025 年回升。在北亚和中亚，由于俄罗斯联邦利率高企和货币贬值，前景暗淡，预计经济将放缓。在太平洋，随着游客人数和汇款流入量的持续增加，预计小岛屿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加快。

27. 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通货膨胀率预计将进一步缓解，从 2024 年的估计 5.1% 预计降至 2025 年的 4.3% 和 2026 年的 3.7%。预计全球商品价格下跌和本国通货走强将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压力。全球能源价格指数在 2024 年下降 5.8% 后，预计 2025 年将再下降 6.2%。[14]

28. 基线宏观经济预测至少受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全球范围内，2024 年贸易限制措施的数量激增，超过了 2018-2020 年期间中美贸易紧张局势高峰时期的数量。据估计，2024 年，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实施的

[13] 《2025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联合国出版物，2025 年)。

[14] 世界银行，《商品市场展望：2024 年 10 月》(2024 年，华盛顿特区)。

进口限制措施所涵盖的贸易总额为 2.3 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进口量的 9.4%。[15] 贸易保护主义正在进一步加剧。美国宣布提高进口关税以及随后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将导致技术进一步脱钩和区域价值链的中断，从而使若干亚太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冲击，并对其他区域同行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29. 影响预测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高利率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尽管全球通胀逐步下降，2024 年下半年开始货币宽松，但进一步的通货紧缩仍取决于若干不确定性。例如，美国目前提议的提高进口关税和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具有通货膨胀的性质。事实上，这些政策变化的时间和幅度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并已推迟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降低利率的决定。与此同时，欧洲和中东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潜在升级可能再次扰乱主要航线和全球供应链，并导致世界商品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立场产生直接影响。

30. 第三个因素是主要经济体的表现。在中国，为应对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市场情绪疲弱以及资本报酬率较低的情况，政府近期出台了多项政策举措，包括提供国家补贴以鼓励汽车和各类家居用品以旧换新，同时下调了政策利率、银行法定准备金比率以及住房抵押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虽然人们普遍预计将采取更多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但这些措施的重点、速度和规模仍不太清楚。印度政府最近提高了所得税豁免限额，以刺激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支出，维持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大量公共投资，并对小型工业提供财政支助。这些政策措施可以恢复经济增长，但鉴于印度与本区域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较低，对邻国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可能有限。

31. 本区域的经济决策者需要保持警惕，并做好准备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必须继续努力通过明智支出和公平征税来增加财政资源，同样重要的是进行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以确保不过早撤销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此外，防范不可预见的外部冲击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随时准备采取支持性经济政策，例如，准备一系列投资项目，必要时可通过财政刺激措施予以支持。

3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增长放缓的前景以及全球贸易限制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将直接影响本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履行包括《巴黎协定》在内的其他全球承诺的能力。不确定性的加剧会增加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限制银行贷款，推迟企业的投资决策，这一切都会损害就业和工资条件。旷日持久的高借贷成本会加剧财政风险，并损害基本社会服务的公共供给。更广泛地说，对多边主义信任的恶化将阻碍全球和区域合作，无法对最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支持。

四. 中期经济增长和发展面临的挑战[16]

33. 至少有 15 个亚太发展中国家(约占本区域人口的 85%)在其国家发展计划和战略中列入了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的具体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各种发展模式和办法。与此同时，亚太发展中国家目前所采用的增长和发展模式的有效

[15] 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贸易措施报告》(2024 年，日内瓦)。

[16] 本节以秘书处正在进行的研究为基础，这些研究将在即将出版的《2025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中予以介绍。

性正日益受到考验，因为本区域在维持中期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面临着各种新出现的挑战。

34. 第一个此类挑战是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与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之间人均收入水平趋同的速度有所减缓。东南亚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比率在 2013 年达到顶峰。北亚和中亚以及南亚和西南亚的这一比率在 2014 年达到峰值。[17] 收入趋同速度放缓与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本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普遍减速密切相关。

35. 导致收入趋同步伐放缓的有几个因素。首先，随着亚太国家变得更加发达，资本积累对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出增长的积极影响已经减弱。虽然资本积累帮助本区域许多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国家，但仅靠资本积累不足以使这些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过渡到高收入国家。第二，亚太一些大国的人口迅速老龄化给区域生产率增长带来压力，因为劳动力年龄越来越大，创新往往会减少。第三，同一部门内各公司之间生产率水平长期存在的巨大差距表明，本区域存在某些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不当的现象。第四，全球生产率增长普遍减速可能对亚洲及太平洋的生产率增长造成了下行压力。

36. 第二个挑战是，生产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而且在向附加值更高的部门发展多样化方面也越来越困难。价值创造越来越多地转向价值链的上游端(如总部服务和研发)和下游端(如物流和营销)，这两个端都由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主导。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及太平洋的发展中国家，仍被困于这些价值链的中间部分，其中包括附加值较低的生产活动。

37. 在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价值链上的职能专门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例如，秘书处的分析表明，自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活动对产出增长和非农业就业增长的贡献都有所下降，[18] 而与此同时，本区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也在放缓。另一个挑战是，本区域的出口依赖制造业，而出口附加值在很大程度上已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19] 展望未来，如果本区域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活动不能实现多样化，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更高的部分，则其利润和工资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38. 然而，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是一项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市场。国际技术竞争也在加剧，并扩大到涉及更多的经济部门。下一代电信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重要性表明，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技术竞争和脱钩，这将破坏技术传播和创新。

39. 第三个挑战是在追求经济稳定和增长等传统宏观经济目标与促进绿色经济转型之间的政策困境。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区域，亚洲及太平洋是

[17] 亚太各次区域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按中位数计算。

[18] 《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建设更公平的未来——促进包容性复苏和发展的经济政策》(联合国出版物，2022 年)。

[19] Richard Baldwin and Tadashi Ito, “The smile curve：evolving sources of value added in manufacturing”,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54, No.4 (November 2021), pp. 1842 – 1880.

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经济体，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60%。但即使按人均计算，由于高度工业化和高能源密集度，一些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的排放水平也正在接近发达国家。随着气候危机的升级，本区域各经济体加快气候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从国内经济角度来看，绿色经济转型可能是可取的。例如，对于寻求扩大国内能源供应的国家来说，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可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与化石燃料相比，可再生能源更具成本竞争力。这也将有助于避免收购新的电力基础设施，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这些基础设施可能成为搁浅资产。此外，本区域应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碳税或针对出口产品的绿色要求激增，例如欧洲联盟 2023 年推出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40. 然而，亚太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宏观经济挑战。在拥有大量矿物燃料储备和采矿能力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可能仍高于矿物燃料。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欠发达国家，政府可能不得不在维持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与补贴能源转型之间做出选择，以避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造成通货膨胀上升，损害出口竞争力。加快能源转型的压力使各国政府就如何最好地利用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作出的决定变得复杂。即使在可再生能源在成本上具有竞争性的地方，一些国家可能仍然不得不依赖进口技术、设备和维护服务来实现绿色转型。这可能使经常账户的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对外汇储备造成下行压力，并增加外债负担，特别是对宏观经济状况脆弱的国家而言。

五. 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济政策

41. 鉴于上一节所强调的挑战，亚洲及太平洋的经济决策者至少应考虑采取三项政策行动。第一是优先考虑生产率的提高和部门设备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和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各国政府应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促进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分配的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升级至高附加值部门，并改善营商环境。为支持部门设备升级，可利用产业政策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支持当地技术进步和升级的倡导者。但是，执行这些政策的条件应该是有明确的目标、时限和责任线。

42. 第二项政策行动是拥抱区域绿色价值链。亚太区域的发展中国家有充分的条件抓住快速增长的全球绿色经济所带来的机遇。本区域通过利用其关键矿产资源禀赋、国内技术创新以及无与伦比的制造业价值链，已成为可再生能源技术、锂电池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主要供应方。更强有力的区域绿色价值链将进一步加强本区域在这些部门的竞争力和韧性，同时也将促进本区域内更公平地分配绿色经济机会。

43. 第三项政策行动是促进包容性区域合作。尽管全球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总体呈下降趋势，且近期面临不利冲击以及贸易碎片化问题日益严重，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仍然蓬勃发展，并为本区域的经济韧性作出了贡献。这一对经济开放与合作的区域承诺为有关各方带来了互利。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加剧，本区域必须加强其对经济发展的协作和包容性做法。

六. 供经社会审议的问题

44. 请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审查和讨论本文件所载宏观经济评估和政策构想，并就秘书处即将开展的分析工作以及今后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规划筹备工作向秘书处提供反馈和指导。

45. 鼓励亚太经社会分享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国家经验和举措，以便与会者能够相互学习，并为政策讨论提供参考。成员和准成员不妨就以下方面交流经验和观点：

(a) 保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并随时准备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政策；

(b) 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干预措施，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和部门设备升级；

(c) 促进国内绿色经济部门和参与区域绿色价值链；

(d) 分享包容性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佳做法。